

佳作欣赏

责编:余保钢 照排:邢夏

□苏 聆

我每次伸手扭亮床头那盏还飘散清悠降香的黄花梨台灯,我凝视着这香气依旧,色泽深沉的台灯,眼睛忽然湿润了。那如烟的往事有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无尽的悲伤像浓雾一样弥漫了我整个身心。

那是五年前,我刚到乡下支教。一天下午下课了,学生们都回了家,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校园里的树木,风一吹,树叶飘飘然的在空中飞舞,旋落,宛如我的心情,一半明快,一半迷茫。

夕阳的余晖,慢慢地赠送了安谧的校园,操场、校舍、树木、小径……一切都笼罩着凄迷的调子,带着些凉薄的意味。独有一圃菊花的清香又飘起,葱葱郁郁地开了一片花海,吹响了秋日的讴歌。

散步在小径上的老女人是谁呢?裹着个大披肩,腿脚好像有些不大利索,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她的眼睛闪动着光芒,嘴角泛着微笑,从容而淡定,绛色的夕阳映照着她苍白的面庞,露出一丝的红润。晚风拂拂,飘动着她的头发也飘动着她的衣裳,轻盈惬意,汇成了一曲无声的旋律!

她是谁呢?在做什么呢?只见她频频弯腰,好像在拾些什么?哦,原来在拾校园里的纸屑。她不像是学校的清洁工人啊,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独坐在夕阳里,在朦胧的光影中,我的心智却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牵引着,奇怪,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竟然有这样优雅的女人,而且从温柔的笑容中感受到热爱生活的味道,像秋日一样的明净,充实。

带着这团迷惑,我询问了学校的

点亮心灵之灯

一些老教师,原来她是老知青,因为是个读书人,被派来学校当老师,但她身体单薄,时常生病,村里的人们都纷纷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岁月里,都尽量从口袋里下一个鸡蛋,一块猪肉让孩子们给她送去,村里有位老中医也时常开些中药为她调养身子骨,村民们用这种淳朴的爱哺育着她,她也是用细腻的爱心点亮着村里每个孩子,除了用她渊博的知识,乐观的信念,去教育和感染她的学生们,还把仅有的一点补贴都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了,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

时光流转,岁月轮换,她接到了回城的通知,孩子们和村民们含着眼泪送一段又一段的山路,她边走边坚定地说:“孩子们,乡亲们,我的心属于这儿,这儿是我永远的牵挂,我会回来的。”当时只是以为她那是安慰孩子们和村民们的话,哪知,她一退休,为了当年的那个诺言,为了当年孩子们期盼的眼神,为了心中那份永远的牵挂,她竟然抛开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又回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校里义务为孩子们教书,还默默地用她微薄退休金资助几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

就在这一刻,我深刻的感知到了什么是生命中的追求和奉献。

周末我常常煲汤,一个人喝不完,就送一半到她那里去,暮色渐蓝的窗口,我看见她正专注地侧着耳朵

聆听着什么,脸上有种奇异的微笑,“听”,我听了一会儿,“什么?”“花开的声音啊!”

原来,房后有个小花园,是她来了以后稍微做了修整,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太阳花、月季、海棠、幽兰、菊花,还有一大挂的绿萝,在她精心护理下,有许多花开得烂漫多姿。“我为什么听不到呢?”帮她缠毛线,我自言自语。“是啊!孩子,”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脸颊,“粗心的人会失去许多乐趣的——一个人能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十分幸福的,因为花开的那一刹那,会最充分地绽放内秀和外表,会给你带来一份难得的喜悦和感动!”她一边织着小孩子袜子,一边笑着说:她的藤椅旁边放着各种各样的毛线,织好了送给班里的同学,小孩子最怕脚丫子着凉,她说闲着也是闲着,她优雅织袜子的姿态,是多么祥和静美啊。

渐渐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她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但她还是那样的每天都给孩子们上课,每个月都去邮局汇生活费给村里两个贫困的大学生,捐款给绿色希望工程……有一天下着雨,她执意要去看望村里五保户胡奶奶,我开车送她,“天这么冷,又下着雨,改日再去不行吗?”“孩子,我以前在村里插队时,村里的乡亲们尽管家里穷,还是经常拿出家里的东西帮助我,有一年冬天,胡奶奶来学校送鸡蛋给我时,见我穿

得少,就直接把身上刚买的大衣脱下来,以后稍微做了修整,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太阳花、月季、海棠、幽兰、菊花,还有一大挂的绿萝,在她精心护理下,有许多花开得烂漫多姿。“我为什么听不到呢?”帮她缠毛线,我自言自语。“是啊!孩子,”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脸颊,“粗心的人会失去许多乐趣的——一个人能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十分幸福的,因为花开的那一刹那,会最充分地绽放内秀和外表,会给你带来一份难得的喜悦和感动!”她一边织着小孩子袜子,一边笑着说:她的藤椅旁边放着各种各样的毛线,织好了送给班里的同学,小孩子最怕脚丫子着凉,她说闲着也是闲着,她优雅织袜子的姿态,是多么祥和静美啊。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晃站着。孩子们长着毛茸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的到来,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据《海南日报》)

是用来养鱼的,更多时候,那里用来盛放一个曾经的自己,忧郁的、脆弱的、梦想的自己。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知晓有这么一个地方,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在合适的时间或空间里,让自己慢慢沉下去,一直沉到海底,在那儿呼吸、沉睡或审视自己。这个过程是茫然的、不自知的,但醒来之后,他会有些许与平时不一样的改变,那是因为,它刚从海底穿越回来。

既然是海底,难免会沉淀些什么,一些旧相片,一段录影带,一首歌之类,有的人少一些,零零星星一点,有的人多一些,像个杂货铺。在海底,一切都 very 安静,那些存在于内也成就了永恒。那些指望他们会将这些打捞上来,不要以记忆形态存储的东西,不是泰坦尼克,没有打捞的价值。

对于男人内心的海,女人其实不必担忧,一般男人心里的海都比较浅,深海不是没有,但很罕见,女人如遇到,请谨慎航行。

(据《中国青年报》)

的,是面对它时不同的态度而已。

不再把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每一个人,长成今天这个样子,除了自己要负的责任,还有他背后那群我们永远不能全部看清的暗流;童年的经历、生存的群体、所得的荣誉、所受的创伤……我们甚至不敢断定这一切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对某些不受欢迎的人,生出的是“悲哀”,或者是“悲悯”。如果让自己选择,谁也不愿意自己长成那个样子。

年龄越长,才发现自己懂得的比自己想象的越少。生活就像那头大象,我们在黑暗中摸啊摸,永远不敢说自己已经摸到了整体的轮廓。但如果我们够用心,也许可以无限接近那个“真相”。

娇嫩的春花是美,那静悄悄落的秋叶也是美。年轻是美,衰老同样是美。一个自自然然的人,本就应该活成一棵向日葵摇摆的小草,或者一棵静默的大树。在花开花落、日月更替中,尽享生命的百般滋味,并去接近那个“真相”。

(据《广州日报》)

□韩浩月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怎么男人心也跟海扯上关系了?男人的胸怀倒是经常被用大海来形容,可是,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不是海的宽阔和辽远,而是它的深邃与幽静。与“海底针”一样的女人心相比,深似海的男人心更值得说道。

一年多前读到一本歌手写的书,可能称他歌手不太合适,说是创作人更贴近他的身份。现在想来,这根本就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那些细腻的心思,那些游移不定的文字,那些情绪波澜下藏着的激烈情感,都让我联想到海。

海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象征着远方,意味着流浪,充满着想象,我在年轻时也写过许多关于海的文字,甚至在一篇关于海的散文写完后,都还没见过真正的海是什么样子,但这有什么奇怪呢?少年脑海里单是对海的想象,就足够他们写的了。

□袁晓玲

那天跟闺蜜谈到自己的近况,说平时日子里总是被一股一股的抑郁突袭,好生烦恼。她一语道破天机:“你不会是更年期了吧。”我惊跳:“刚四十,开玩笑吧,看那些香港四十岁的女星们还少女一样呢。不会不会!”但心里知道那还是很“会”的。好在我是一个豁达的人,也就“惊”了一小会儿,便坦然了。

掐指算来,如果能活到八十岁的话,过了四十,当然就要慢慢地走下坡路了,好在,人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个“老”字,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看这个世界,眼睛竟然开始有一点“花”。但那双心灵的眼睛,经过这四十年的擦拭,总算是越来越清晰了。慢慢地发现,很多事情,竟然都不是你最初理解的那么多样子。小时候,不费多大力气功课就能名列前茅。久而久之,以为自己很“聪明”,希望自己长大后做一个科学家,穿着白大褂,拿着试

□章 庆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于善于用人。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舒服的缺点和毛病,尽管“随(随何)陆(陆贾)威武,绛(周勃)灌(灌婴)无文”,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使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不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弟死韩国、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士刺秦不拜、组织义军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的理想破灭后,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概,才投奔了刘邦。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

□韩浩月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怎么男人心也跟海扯上关系了?男人的胸怀倒是经常被用大海来形容,可是,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不是海的宽阔和辽远,而是它的深邃与幽静。与“海底针”一样的女人心相比,深似海的男人心更值得说道。

一年多前读到一本歌手写的书,可能称他歌手不太合适,说是创作人更贴近他的身份。现在想来,这根本就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那些细腻的心思,那些游移不定的文字,那些情绪波澜下藏着的激烈情感,都让我联想到海。海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象征着远方,意味着流浪,充满着想象,我在年轻时也写过许多关于海的文字,甚至在一篇关于海的散文写完后,都还没见过真正的海是什么样子,但这有什么奇怪呢?少年脑海里单是对海的想象,就足够他们写的了。

可总还是有一些男人,是忘记了海的。比如那个创作人,他用文字掩藏着内心,同时也用文字打开了这条通往他内心大海的通道,在这条通道里,海藻丛生,涛声阵阵,鱼虾扰眼,搞不好就迷了路。当男人们变得不再单纯、开始难懂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一片海了,可以让女人这艘船安静地停泊,也可能让这艘船颠簸不停。

□袁晓玲

那天跟闺蜜谈到自己的近况,说平时日子里总是被一股一股的抑郁突袭,好生烦恼。她一语道破天机:“你不会是更年期了吧。”我惊跳:“刚四十,开玩笑吧,看那些香港四十岁的女星们还少女一样呢。不会不会!”但心里知道那还是很“会”的。好在我是一个豁达的人,也就“惊”了一小会儿,便坦然了。掐指算来,如果能活到八十岁的话,过了四十,当然就要慢慢地走下坡路了,好在,人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个“老”字,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看这个世界,眼睛竟然开始有一点“花”。但那双心灵的眼睛,经过这四十年的擦拭,总算是越来越清晰了。慢慢地发现,很多事情,竟然都不是你最初理解的那么多样子。小时候,不费多大力气功课就能名列前茅。久而久之,以为自己很“聪明”,希望自己长大后做一个科学家,穿着白大褂,拿着试

□章 庆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于善于用人。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舒服的缺点和毛病,尽管“随(随何)陆(陆贾)威武,绛(周勃)灌(灌婴)无文”,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使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不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弟死韩国、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士刺秦不拜、组织义军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的理想破灭后,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概,才投奔了刘邦。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

□韩浩月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怎么男人心也跟海扯上关系了?男人的胸怀倒是经常被用大海来形容,可是,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不是海的宽阔和辽远,而是它的深邃与幽静。与“海底针”一样的女人心相比,深似海的男人心更值得说道。

一年多前读到一本歌手写的书,可能称他歌手不太合适,说是创作人更贴近他的身份。现在想来,这根本就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那些细腻的心思,那些游移不定的文字,那些情绪波澜下藏着的激烈情感,都让我联想到海。海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象征着远方,意味着流浪,充满着想象,我在年轻时也写过许多关于海的文字,甚至在一篇关于海的散文写完后,都还没见过真正的海是什么样子,但这有什么奇怪呢?少年脑海里单是对海的想象,就足够他们写的了。

可总还是有一些男人,是忘记了海的。比如那个创作人,他用文字掩藏着内心,同时也用文字打开了这条通往他内心大海的通道,在这条通道里,海藻丛生,涛声阵阵,鱼虾扰眼,搞不好就迷了路。当男人们变得不再单纯、开始难懂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一片海了,可以让女人这艘船安静地停泊,也可能让这艘船颠簸不停。

□袁晓玲

那天跟闺蜜谈到自己的近况,说平时日子里总是被一股一股的抑郁突袭,好生烦恼。她一语道破天机:“你不会是更年期了吧。”我惊跳:“刚四十,开玩笑吧,看那些香港四十岁的女星们还少女一样呢。不会不会!”但心里知道那还是很“会”的。好在我是一个豁达的人,也就“惊”了一小会儿,便坦然了。掐指算来,如果能活到八十岁的话,过了四十,当然就要慢慢地走下坡路了,好在,人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个“老”字,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看这个世界,眼睛竟然开始有一点“花”。但那双心灵的眼睛,经过这四十年的擦拭,总算是越来越清晰了。慢慢地发现,很多事情,竟然都不是你最初理解的那么多样子。小时候,不费多大力气功课就能名列前茅。久而久之,以为自己很“聪明”,希望自己长大后做一个科学家,穿着白大褂,拿着试

□章 庆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于善于用人。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舒服的缺点和毛病,尽管“随(随何)陆(陆贾)威武,绛(周勃)灌(灌婴)无文”,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使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不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弟死韩国、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士刺秦不拜、组织义军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的理想破灭后,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概,才投奔了刘邦。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

人如青苇

□王太生

水做的植物,风一拨弄,即发出窸窣的天籁。这便是苇,青苇。

城市里看不到苇,往乡野走,夏日芦苇深处,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像一滴汗珠,从光洁的苇叶上跌落。

那一年,三碗从乡下来。三碗是外婆的内侄,从小就没了爹,想在城里落脚,外婆收留了他。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不习惯,要回到乡下。

三碗带我去乡下。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村庄,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三碗的家,房门是用苇片盖的,床上是用苇席铺的,门沿挂的是遮阳、挡蚊虫的苇帘,从里屋往外看,筛下稀疏的光影。就是从那时起,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年。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常梦见青苇,梦见我和三碗,划着船,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穿梭。

芦苇的青,是一种兀自的青。攥一把,一滴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有一种香。不知是谁说过,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立在风中梳理自己,我想起一些人,他们曾站在水边。

一株是孙犁,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纵使被割倒了,被捋成一片片,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们的怀里跳跃,不一会儿工夫,就编成了一大片。像坐在一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在孙犁笔下,苇是一种韧劲,一种柔美。“大白皮和大头裁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色性,则多用来做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蓝捉鱼用。”采蒲台的苇,如果贴上标签,制成凉席,摆到今天的商场、超市里去卖,指不定有不少“苇丝”。

一株是汪曾祺,《沙家浜》里的苇叶,在春来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其实在写《门》时,汪曾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汨汨水声,似曾相识。等到若干年后,贾平凹到常熟一游,不禁感慨唏嘘:“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

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名字中嵌入苇的影子,“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着。在满潮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芦间不仅是鲈鱼、虎鱼、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就是苍鹭、鹈鸟等也把这里当做隐身之所。”德富芦花的文字,隔着纸页,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乡野气息。

像青苇一样,秉性高洁的文人,擅长白描,峰岫尽头是白云,笔力穷尽,平淡是真。

有时候,摇曳的苇岸,还是一片爱情处女地。早先看琼瑶剧《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漫天芦花飞絮中,两个相爱的人,追风嬉戏,当时不免痴想,那一天,与一个人在苇丛里携手而行?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

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它契合少年的心思。乘一叶小舟,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隐初的青苇,被船头挤倒,又爬起,一个人的恣肆,只在他的内心汨汨流淌。

那年秋天,从乡下回来。三碗的来信,接踵而至,我念给外婆听。“在我最苦闷、彷徨的时候,是您给了我帮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胖姑娘……冬天,要到海边去打苇,挣些钱,把房子修了,把亲生送了,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三碗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又像他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一个回乡知青,不向命运低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许多人是苇,浸淫在自己的水边。有的人,跻身密密匝匝的芦苇深处,绿浪翻滚,涛声回荡着大欣喜;有的人,只是孑然一丛,站在浅浅的水边,那里面,也有鸟儿勾画,做窝筑巢的简单快乐。

以天空为背景,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我仿佛看到,青苇的根,鹰爪般四下里张开,紧攫膏泥。那年的夏天,我的记忆,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

(据《北京青年报》)

□苏 聆

我每次伸手扭亮床头那盏还飘散清悠降香的黄花梨台灯,我凝视着这香气依旧,色泽深沉的台灯,眼睛忽然湿润了。那如烟的往事有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无尽的悲伤像浓雾一样弥漫了我整个身心。

那是五年前,我刚到乡下支教。一天下午下课了,学生们都回了家,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校园里的树木,风一吹,树叶飘飘然的在空中飞舞,旋落,宛如我的心情,一半明快,一半迷茫。

夕阳的余晖,慢慢地赠送了安谧的校园,操场、校舍、树木、小径……一切都笼罩着凄迷的调子,带着些凉薄的意味。独有一圃菊花的清香又飘起,葱葱郁郁地开了一片花海,吹响了秋日的讴歌。散步在小径上的老女人是谁呢?裹着个大披肩,腿脚好像有些不大利索,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她的眼睛闪动着光芒,嘴角泛着微笑,从容而淡定,绛色的夕阳映照着她苍白的面庞,露出一丝的红润。晚风拂拂,飘动着她的头发也飘动着她的衣裳,轻盈惬意,汇成了一曲无声的旋律!

她是谁呢?在做什么呢?只见她频频弯腰,好像在拾些什么?哦,原来在拾校园里的纸屑。她不像是学校的清洁工人啊,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独坐在夕阳里,在朦胧的光影中,我的心智却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牵引着,奇怪,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竟然有这样优雅的女人,而且从温柔的笑容中感受到热爱生活的味道,像秋日一样的明净,充实。

带着这团迷惑,我询问了学校的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晃站着。孩子们长着毛茸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的到来,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据《海南日报》)

□苏 聆

我每次伸手扭亮床头那盏还飘散清悠降香的黄花梨台灯,我凝视着这香气依旧,色泽深沉的台灯,眼睛忽然湿润了。那如烟的往事有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无尽的悲伤像浓雾一样弥漫了我整个身心。

那是五年前,我刚到乡下支教。一天下午下课了,学生们都回了家,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校园里的树木,风一吹,树叶飘飘然的在空中飞舞,旋落,宛如我的心情,一半明快,一半迷茫。

夕阳的余晖,慢慢地赠送了安谧的校园,操场、校舍、树木、小径……一切都笼罩着凄迷的调子,带着些凉薄的意味。独有一圃菊花的清香又飘起,葱葱郁郁地开了一片花海,吹响了秋日的讴歌。

散步在小径上的老女人是谁呢?裹着个大披肩,腿脚好像有些不大利索,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她的眼睛闪动着光芒,嘴角泛着微笑,从容而淡定,绛色的夕阳映照着她苍白的面庞,露出一丝的红润。晚风拂拂,飘动着她的头发也飘动着她的衣裳,轻盈惬意,汇成了一曲无声的旋律!

她是谁呢?在做什么呢?只见她频频弯腰,好像在拾些什么?哦,原来在拾校园里的纸屑。她不像是学校的清洁工人啊,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独坐在夕阳里,在朦胧的光影中,我的心智却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牵引着,奇怪,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竟然有这样优雅的女人,而且从温柔的笑容中感受到热爱生活的味道,像秋日一样的明净,充实。

带着这团迷惑,我询问了学校的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晃站着。孩子们长着毛茸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的到来,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晃站着。孩子们长着毛茸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的到来,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着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看,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一生如骄阳之壮烈。现在传送到你,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光芒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这双眼睛,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盏心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晃站着。孩子们长着毛茸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的到来,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淡的月光流进了校园,风轻轻地梳理着树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